

活的土壤

—农业思想小史—

甘 · 费 希

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次

一、最后的論据	1
二、最迫切的問題	24
三、农业的改革	50
四、新的領域	69

一、最后的論据

1. 从舒申斯克村的来信

在上世紀末，沙皇政府把列宁放逐到荒凉的西北利亚一个最边远的地方——舒申斯克村。

蜡烛在燃烧，影子在微微颤动。

风雪淹没到村舍的木板窗，

而这里，正是列宁工作和思量的地方，

这里，舒申斯克，成了地球的軸心方向。

就当列宁在写完他的天才著作“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几頁的时候，在他准备为无产階級爭取胜利所必需的銳利而堅固的武器的时候，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同那些企圖使人民脫离战斗的人們作斗争。在一个十二月的阴霾早晨，納捷日达·康斯坦丁諾夫娜在写給列宁的母亲的信里說，他甚至“在夜晚睡梦中都在說着”一些关于民粹派分子和自然經濟的事情。

就从舒申斯克这地方，列宁給民粹派以致命的打击。就从舒申斯克这里，他繼續揭穿和毫不留情地摧毀着那些想把工人們引离革命斗争的人們。

列宁从舒申斯克村来的信中常常提到布尔加科夫，当时布尔加科夫还被認為是个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1899年論述布尔加科夫的一篇文章时就写道：“这篇文章确实使我生气。直到現在我无論怎样翻讀布尔加科夫这篇文章，我也完全不能理解，他怎么能够写出这种荒謬絕頂和在意义上如此不成体統的文章来。”

还在很早的时候，列宁在写給他母亲的信里說道：“布尔加

科夫这个人簡直使我气坏了。这样的荒謬絕倫，一片胡扯，又这样摆一副教授架子，狂妄到极端地步，鬼才知道他胡謔些什么东西！讓我們等着瞧吧，看他怎么下場。”

布尔加科夫的下場是不好的。

布尔加科夫起初是一个“合法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經濟学家、哲学家，后来他就成了立宪民主党分子，最后在其“进化”一書中他又陷入神秘主义和极端蒙昧主义的泥淖。在1912年布尔加科夫在他的两厚册的“經濟哲学”一書中写道，他的主要任务是“把圣父在宇宙觀方面的和經濟方面的不朽遺訓譯成現代哲学思想的語言……”。“从馬克思主义到唯心論”这本公开叛变性的書就是他写作的。

在1918年布尔加科夫担任了神甫的教职，于是他就逃跑到国外去了，在国外他在那些流亡反革命分子的“理論家”当中占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在1899年时他还是个赫赫有名的，并且也自認為是个馬克思主义者呢。只有列宁那样的洞察一切的眼光，才能根据布尔加科夫的最初行为，看清他所选择的道路是要把他引导到，并且最終也把他引到了毁灭的深渊。

列宁从舒申斯克村写来越来越尖銳的、反对布尔加科夫的文章。而在1900年当布尔加科夫出版了他的一部篇幅浩大的、叫作“資本主义和农业”的著作后，列宁对这一著作进行了致命的批判。

在布尔加科夫的“研究”中是什么东西使得列宁“确实气愤”呢？在列宁的著作“土地問題与‘馬克思底批判家’”一書第一頁的小标题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标题是：“土地肥力遞減率的‘規律’”。

布尔加科夫在他的“大作”中力圖証实，土壤肥力遞減率的“規律”是一个最明显的真理，并且它是最能表現人和自然关系

的一般規律，而有着普遍的意义。由此得出結論，人民群众的貧窮和飢餓是由于自然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規律所决定的，人类是不能使自己躲避开土壤肥力遞減率的枷鎖，同时也沒有什么东西能減輕劳动人民的艰巨处境。

布尔加科夫使他所有的推論和論断都迎合着英国教士罗伯特·馬尔薩斯的反科学的理論。馬尔薩斯曾断言，人口是按几何級数(1,2,4,8等)增长的，可是同时生活資料却是按算术級数(1,2,3,4等)增长着。

尽管产品数量年年地在增长，但人口的增殖却要快得多，——“法師”馬尔薩斯談道——于是过剩人口就要通过劳动人民所命定的飢寒斃命和孤身不婚来消灭了，淫乱、飢餓、瘟疫、战争——照他的說法，就是自然界手中用以剪除树木枝叶的刀子，好象是树木的枝叶长得这样丛密，要是沒有这种剪除工作，树木就要枯死似的。

照馬尔薩斯的說法，自然界的必然的、永恒的規律就是这样，不管任何东西，不管什么社会制度都不能改变它。

不是資本主义，而是工人和农民本身是他們自己一切灾难的負責人。苦难是人民群众不可避免的命运，这就是在1798年出版的、馬尔薩斯的“人口論”的結論。他写这本书是抱着一种特殊的目的，他想在英国劳动人民的眼目中侮蔑法兰西革命的思想，和企圖証实任何改革都是无益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写道，在所有其他一切的反对革命的辯駁都用完了的时候，“于是粮食生产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增长，以适应人口增长的比例，就好象成为最后的和不可征服的論据了”。

就这样，布尔加科夫对俄国不断增长的革命风暴感到恐惧了，在寻求反对革命运动、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論据中他就投靠

了这一“最后論据”——人口过剩論和土壤肥力遞減率的“規律”。

2. 一个抄襲的故事

罗伯特·馬尔薩斯所鼓吹的学說是这样的齷齪不堪，以致連他的父亲在看到他这位儿子的著作以后也气得把他永远赶出家門。尽管羅馬教皇是假仁假义的，但就連他也把馬尔薩斯这本書列为不准天主教徒讀的禁書。

可是現在看来，馬尔薩斯讓劳动人民禁敬的这一伪善方法較之于他的現代門徒——新馬尔薩斯主义者所鼓吹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新馬尔薩斯主义者們認為，为了修剪繁茂生长着的树木，为了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平，就應該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在內，把“过剩”的人口加以消灭。

現在的羅馬教皇大概是忘記了他的老前輩曾經咀咒过馬尔薩斯的这本著作，他現在也对新馬尔薩斯主义者的十字軍东征称頌起来了。

新馬尔薩斯主义者的主要法宝就是土壤肥力遞減率。这一規律誠如列宁所談的，如果以前在所謂土壤肥力遞減率中除了愚昧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的話，那末現在对这一規律的鼓吹宣傳就是以死亡来威胁着千百万人民。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規律呢？它又怎么样出現在世界上的呢？

馬尔薩斯人口过剩的“理論”并不是什么別的，而是从英国教士頓遜德、华萊士以及威尼斯僧侶奥尔德斯的著作中抄襲来的东西。为了給自己的“理論”寻求“科学”論据，馬尔薩斯寻到英国經濟学家詹姆斯·安德逊的一些小冊子。在其中一本关于

农业的小册子中曾断言，“每次对土地所追加的劳动和资本带来的产品数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在不断减少。”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人越是努力干，则所得到的效果就越小。

馬尔薩斯考虑了不久以后，他就把安得逊的这一发现据为己有，并公开地把它叫作土壤肥力遞減率的“規律”。

凭着这位抄襲大家的手法，这一規律就开始在有关經濟学的著作中风行起来了，并且不久就在資產阶级的政治經濟学中成为公認的信条。这一信条是很投合那些人的口味的，因为他们总想把資本主义經濟制度描画成一种既适合自然界本身的要求，又适合人类本性的制度。

千百万人民命定地忍飢受餓，但是，对自然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并且也无須乎加罪于自然界！

“如果購買力掌握在某一些人的手中，而飢餓却降临在另一些人的身上，那么尽管自然界并没对生产食物加以任何阻碍，但是食物并不是为那飢餓的人們生产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在揭露資產阶级政治經濟学的謊言时这样写道。

那是很自然的，資產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們不惜一切力量，想給土壤肥力遞減率这一信条披上一件儼然真理的外衣。他們引証了一些历史上的事实。确实，在很多那些从前曾以五谷丰收著称的地方，現在綿亘着无边无际的沙漠。酷热的风把光秃秃的沙漠从一地方吹赶到另一地方。从前曾充满着清澄河水的、在花草繁茂的两岸中奔流着的河流，現在只剩下了干涸的河床。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間的美索波达米亚，照聖經上的記載，曾經是人間乐园，可是現在在那儿却是一片沙漠……

在北美洲最肥沃草原，如果象有名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所說的那样：“一代人还来不及讓下一代人来代替时，富饒的田地

就变成了荒瘠的沙漠，并且在很多的地区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要是再过一百年以后，再耕种这些田地也将不会得到更好的收成，”那么，美索波达米亚的情况又怎样呢？

用那些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来解释这些事实是最方便不过的。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其中也有德国的一个医学博士，化学家和农学家符拉兹在内，也确实这样作了。符拉兹在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游历了很久，在他的著作“时间历程中的气候和植物界，即气候和植物界的历史”一书中曾断言，随着农业种植的发展已在消失着那种农民所切望的水分，并且最终就将形成干旱的草原。符拉兹写道，农业种植在初期时的作用是有益的，而最终它必引起树林的伐尽，地力的耗竭等等，而起着使土地荒废的破坏作用。因此投到土地中的劳动越多，土地的肥沃力也就变得越小。

在符拉兹这一书中的很多地方他是看得很正确的。就在农民的意识中就是把“土地”的概念和水分的概念——称为“慈母般的大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对农民将不是“慈母”，而要变成后娘。

然而马克思却用符拉兹书中所引证的事实作出了与该书作者完全不同的另外的一种论断：“结果是这样的，如果农业种植是自发地在增强，而不是自觉地在进展（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人物，当然对这点不能理会到），那么农业种植就会在以后把土地沦为沙漠：如波斯、美索波达米亚等地及希腊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这也就是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他这样给恩格斯写道。

西班牙在古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们为了用灰烬给收益颇大的咖啡园施肥，竟烧光了长在山坡上的森林。尽管热带的大雨在以后冲刷掉毫无保护的土壤表层，在以后留下光秃秃的岩

石，这对那些农场主們來說又有什么要紧呢？——恩格斯这样自問着，他并且回答道，这种情况对他們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对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只是即时的成果——眼前的利潤。

美国的垄断資本家們已經砍伐尽了美国东北部和南部的松林，后来又毁灭了中部各洲的价值很高的闊叶林，而現在他們却正在貪婪地榨取着美国西部森林財富。在美国已經約有五亿五千万公頃的森林被砍伐了。如果說古时在美索波达米亚，在希腊，在小亚細亚为了謀取耕地而掘伐树木的人們是由于不知道，他們将从此开始把土地弄成荒廢的話，那么現代的木材商人該是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活動将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結果。可是他們为了眼前的利潤，还是以美国的这样一句典型諺語为自己的行为辯解：“与其隔年十元落在他人的錢袋，勿宁眼下一元就装入我的腰包”，他們仍在繼續地掠夺土地，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

早在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清楚地看到，土壤肥力并不絕對是一种土壤的天然性質，它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着的。但是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很多的学者对于这点直到今天还是“不明白”。

土壤肥力遞減率这一“規律”的信徒們不只在历史中寻求过他們所缺少的論据。在上世紀中叶，为了証明自己理論为正确，他們很高兴地找到了一些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最确切的資料，他們之所以認定这些材料为正确，是因为这些資料是由卓越的德国化学家尤·李比希通过科学实验而获得到的。

3. “唉呀，伯爵，別担保啦！”

在尤·李比希天才的著作“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之应用”一書的很多篇幅中，罗列一些事实和数目字。对那些心里

明明清楚，他們的工作比那“靈活而輕巧的小貓在魚缸里捉金魚玩好不多”的人，這位科學家給了深刻的諷刺。李比希還嘲笑那些政治家，認為他們不懂得國家財富和安寧的保持以及文化的增進是有賴於解決城市廁所的設置問題……

或許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之前，還沒有一本學術書籍象這本書一樣，在具有最廣泛階層的讀者們面前獲得如此的聲譽吧。

李比希鮮明地描繪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農業方面洗劫鄉村的情景。貪如章魚^①的城市在收穫的同時從田野攫取植物所需要的礦物質。由於它們把這些物質當作廢物拋入河流和海中，因此在農業的物質循環方面就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缺陷”。發現當時農業的缺點是李比希一項重大科學的和社會的貢獻。在農業方面應歸功於他的是因為他首先以充分的科學資料提出了礦物肥料的必要性，以後自己又研究了過磷酸鈣的生產技術。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麼辦”中的主人公多次熱烈地爭論過關於李比希和他的學說。

客人們到羅普霍夫和薇拉·巴夫洛芙娜那里去的時候，照例要進行一場愉快的談話，談到種種回憶，同時也認真地談到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從當時的美國南北戰爭談起“一直到李比希所倡導的農業化學基礎論所引起的爭論……”。爭論異常熱烈，以至於羅普霍夫和阿列克塞·彼得羅維奇在稱贊礦物肥料的巨大作用時，太太們竟給他們潑冷水。以後呢，夜深了，“大家都疲倦了，最後也只得把那些熱烈擁護這種認真談話的人們送走了”。

① 章魚是一種生有八只觸角的海上動物，這八只大觸角是其用來作為進攻和防禦的一種武器。通常用其象徵資本主義的貪婪。——譯者注

关于李比希学說的这次談話引起了小說女主人公薇拉·巴夫洛美娜的第二个梦。

在李比希的学說里，如果說使当时先进人物欢欣鼓舞的是借助在土壤中施矿肥能够增产的話，那么在这学說中吸引住布尔加科夫这类人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了：那就是馬尔薩斯观点得到充分印証。他們抓住的是偉大学者的很多錯誤。这些錯誤的根源是李比希机械地观察了农业的特性，而对种下去植物的生活規律却没有研究。恩格斯很惊异李比希对生物学中的一些基本事实的認識竟如此之差。季米里亚捷夫写道，李比希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从来不把查詢“植物本身的意向”認為是必要的。

李比希証明了只有无机物質和矿物質是植物的营养物，因而收成愈好，土壤日趋貧瘠。他肯定地說，为植物所便于吸收的那种形态的矿物質，由于表面土層的风化結果而呈現出来，并随着每次收获，植物就从土地上把它們吸收了。土壤本身并非他物，而是岩石风化結果的一种普通产物。

所有这一切初看起来似乎都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土地上拿走的含有养分的物質愈多，留在那里的就必然减少了。如果土壤至多不过是无用的矿物質和沉滯不动的化学元素的堆积物的話，那么这样就是可能的了。李比希和他的信徒們也正是把土壤看作是這樣的堆积物的。

李比希断言土壤的肥力不依賴人，但长时期地保持土壤肥力却取决于人。为此植物由土壤中所吸收的一切东西必須以矿肥形态归还土壤中。

李比希的矿物养分子学說成了謬誤学說的基础，这种学說叫做“归还学說”，或者叫做“移出学說”。

为恢复五十年前土壤的肥沃状况，根据李比希的学說，耕

作者“必須把五十年內从土地上吸收走的一切东西 償 还 給 土地”。因为要把那种促使植物生长起来的全部化学元素完全还回土地，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肥力照例必然要不断地减低。附帶提一下，李比希由此得出結論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争是“由于現有的食物儲藏量和对食物的需求的永不适应所引起的，这样就迫使人类相互减少自己的数量”。显然李比希的学說从这一角度完全迎合了現代的侵略者。

李比希猛烈攻击那些耕作方法，按照他的意見，这些耕作法在从前已經将一些强盛的国家导向灭亡之途，并且至今仍在繼續起着破坏作用。他只看到了能使地力耗損这一注定过程減慢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通过施肥把从土地中拿出来的一切东西还回去。同时他提出了改变耕作土壤的方法，經常地浅翻地，从而扩大了土地和空气的接触面，以便更快地进行风化作用。

企业家奥廉多尔孚在德国创办了一家人工肥料厂，李比希本人願意进行管理工作。为每种农作物都造出了專門的肥料——馬鈴薯、甜菜、小麦的肥料。在收成定量的情况下，这些肥料的重量与在土壤里吸收的化学成分的重量相符合。

这样，李比希提出的第一个問題好象是解决了。

大概在那些年代还没有第二家企业象奥廉多尔孚工厂一样受到全世界那样热切的关注，关于这个工厂的情况記述很多，人們寄予它不少的希望。

第二个問題は加速土壤风化的速度。为此就要增加翻耕次数，以便耘碎土壤。这样一来就打开了更多的空气通路。

受到李比希农业技术宣傳鼓舞的英国工程师們帮助了这一問題的解决。他們創造出一种耕作方法，用这种方法耕作，使土壤密而陡，这样就可以使土壤和空气的接触面增大。

似乎一切困难都被战胜了，学者只等着庆祝了。但适得其

反，就連每年按照植物所能吸收的矿肥数量施肥的地方，也未能如願以償——人們施加了很多不需要的过剩的养分，土壤肥力反而減低了。

在起初积极采用奥康多尔孚矿肥的那些农民，很快地就以蔑視的口吻談到它了。这类矿肥成了一些諷刺性杂志談論的目标。不但如此，很多的实验工作者簡直就不理这套理論了。

在解决第二个問題的时候，也还有不少的痛苦的失望等待着李比希。由于极度分散土壤，新耕方法——耕耘——比旧方法更快地減低了收成。

这些失敗使李比希吃了一惊。

“我簡直不能对你描繪我現在的心情，”他告訴自己的朋友說，“我簡直不想活着了，有时自杀的念头仿佛是我最大的安慰”。

他的告讀者書，听起来甚至就象教堂上的忏悔一样：

“我有罪，我怀疑造物主的英明，因而遭到应得的惩罚。我曾幻想要修改造物主的創造，并且盲目地想，在安排好了的，使地面生物长期保持生命力的那种妙不可言的一系列信条中还缺少一个环节，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却担当起补足这个缺陷的使命。”

就这样，这位化学家以揭露人类反对大自然的罪恶开始，他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科学工作的盲目性和人类干預自然界事物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无益的事情了。

李比希提出的土壤耕种方法只能加速破坏最肥沃土地的作用。濫伐树木和长期对土地的浅耕是巨大不幸的根源：造成土壤的侵蝕。这是很显然的，特别是拿美国的农业为例就可說明这一点。在极端干旱时土壤以“黑土风暴”的形态飞散在大气里，随着每年的春泛濫和每次下大雨时散碎成粉末状的土壤盖

沒了河流，使得河流不能通航。人們給密苏里河水編了這樣的一個諺語：“讓它灌田水太少，要想喝它却太稠”。

美國學者談到那些河流時說：要是舀一桶水，那麼還得讓它澄清一下。有四分之一的體積是肥沃的泥土。這些泥土是從河流上游地區耕主那里奪取來的。

美國的經濟學家蔡斯寫道，由於土壤的浸蝕每年從美國的田野和牧場上能沖洗掉三十億噸土，其中含有四千萬噸磷、鉀和氮——這要比所有的植物吸收走的多很多倍。表面上最肥沃的一層被沖走了。“再過若干代，我們這裡將變成世界所罕見的沙漠地帶了……”

依據李比希經常耕地的好處這一學說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看來是有缺點的。可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照舊繼續利用從李比希那里抄襲來的論證。似乎這種論證可以証實土壤肥力遞減率的“規律”。這些論證中最主要點是：經常耕地時，土地產量的增長率比消耗的勞動量小得多，這一點李比希本人及其門生們都認為是不可反駁的。

李比希的不承認自然界發展的機械論首先受到了俄國自然科學家們嚴重的駁斥。遠在1845年莫斯科大学教授亞·李諾夫斯基在他寫的“對一些學者的土壤肥沃條件論的分析批判”一書中就反駁了李比希。稍後阿·索維叶多夫也批判了李比希。當阿·索維叶多夫對其學位論文“耕作制論”進行答辯時，他指定的評論員德·依·門捷列夫，問他為什麼竟未提及李比希的礦肥方法時，答辯者感嘆地說：

“算了吧！那算個什麼方法啊！那只不过是辦公室里頭的，實驗室里的方法而已！”

1867年門捷列夫本人在批判李比希時，寫給“農業報”編輯李比希主義者巴塔林的論辯性的信中寫着：“我堅決反對那些無

論用書面或口头宣傳肥料決定一切的人。”

在“農業實驗自由經濟學社”的第一次報告發表前的一年期間，偉大的俄國化學家就反對李比希提出的“歸還學說”。過了若干年他寫道：‘附帶提一下，現代的農學家學派和李比希狂熱的門生區別之點在於，這一學派記得土壤的自然性能對農作物有怎樣的意義。

反動派甚至企圖把李比希學說中最有價值的東西也變成有害於人民的。在八十年代擁護奴隸制度的反動理論家伊·阿克薩科夫在他編的“羅斯報”上宣稱農民耕地不足的事實根本不存在，所謂農民耕地不足的現象，那是虛無主義者臆造出來的，只不過是農民不會合理地利用土地而已。阿克薩科夫建議農民在他們少得可憐的象塊“貓皮”一樣大小的份地上進行精耕細作，並給土壤施以“維列夫肥料”——人工肥料。

阿克薩科夫的言論引起化學家亞力山大·恩蓋爾加爾德的憤怒駁斥。在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編的雜誌“祖國紀事”里，揭穿了這些一知半解的人：“他們只能沾污科學，他們盡力地要把土地不足這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弄得模糊起來。他們和農民背道而馳，他們的工作有害於自己的祖國”^①。

過了二十五年，在1907年，地主兼制糖廠廠長保伯林斯基伯爵在國家杜馬上討論農業問題時的發言中，竭力頌揚李比希的植物礦物營養學說。保伯林斯基教導農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借助人工肥料來提高產量。

“這就給你們解決了土地問題！你們應該利用化學肥料，不要再妄想從地主手里得到土地！”他大聲喊道，“這不是理

① 馬克思很清楚阿克薩科夫和恩蓋爾加爾德之間的這次爭論。他對個別字句用鉛筆打了着重号，並在辯論文章的腳注處做了欄外注解和加寫了批語。

想，不是幻想，这是大有教益的历史实例。”

在議會討論速記記錄的那一頁上，在那頁內記述着保伯林斯基捶着自己的胸膛斷言俄国农民将要掌握农业化学方面一个惊人的发明，并将不再步，“普加乔夫和斯杰潘·拉辛的后尘，讓他們不再喊着‘你們这群东西到船头上去！’”^①这种粗野的話，列宁就在此处添上了自己的确切而又意味深长的評語：“啊呀，伯爵，別担保了！”

4. 再一次強調“假使”

肥力是土壤的本性。土壤肥力遞減“規律”的理論家都是这样認為的。但是在李比希的書問世七年之后，馬克思就証明了，虽然乍一看来土壤肥力好象是土壤的本性，可是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土壤的本性，它是和社会关系密切連系着的。

关于李比希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缺点，馬克思認為这是他不朽的功績。但他就在这时写道，李比希在研究农业过程中曾犯了严重的錯誤。他不正确地解釋了政治經济学的基本概念，并且錯誤地認為土壤肥力遞減率这一規律是农业发展的普遍規律。

关于李比希竭力替这个規律辯护的企圖，馬克思写道：“值得遺憾的是他居然冒昧地提出了这样的意見……”

自然科学，首先是俄国农业进一步的发展，証明了在这个問題上馬克思的主張是正确的。

馬克思对农业的历史很有研究。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农业上最新的成就都非常了解。馬克思在揭露了傳統的資產階級

① 据傳說，这是伏尔加河上強盜所发的命令，遭受他們袭击的船上的人們一听到这句话就必须跑到船头上去躺下，一直躺到他們洗劫完毕为止。

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地租起源的觀點系屬毫無根據之後，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極其正確地論述了他自己發現的規律：“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改進，不僅是壓榨工人手法的改進，也是掠奪土地技術的提高。在提高土壤生產力的同時卻破壞了蘊藏生產力的根源。”

當時美國農業經濟正處在高漲之中，並且勝利地排擠着自己的競爭者而進入世界市場。因而那時很多人覺得馬克思的這個論斷沒有根據。馬克思認為：“象美國這樣著名的國家，越是以大工業作為自己發展的潛在基礎而增長起來，那麼毀滅它的作用也就越快。”

賓納特博士在美國議院的報告中說，在流失到海里去的土壤中，美國人每年損失的養分，要比全國農作物吸收的養分多二十倍以上，比全世界的化學工業所生產的肥料中的養分多出一倍半。不知這些懷疑派的先生們對此又作何解釋？

在報告中，賓納特又說：“在我國短短的历史中，荒廢的土地將近二億八千二百萬英畝，七億七千五百萬英畝的土地上水土流蝕的現象仍然很嚴重。”

資本家為了能夠很快地得到最大利潤，于是就產生了对自然財富進行野蠻的掠奪，破壞富源，驚人地掠奪土地。只知道有資本主義，根本想不到還有其他社會制度的人，在看到上述情況時，必然會承認“土壤肥力遞減率”是普遍的自然規律。

象契柯夫的小說“洛特世利得的小提琴”中的棺材匠白朗司那樣，他們回憶起了：“……在对岸，如今是牧場，那時却籠罩着樺樹林，在那遠遠的地平綫上露出的光禿禿的山頭上，當時有一片青蔥的老松林，河上有船兒來往。現在呢，到處是光禿禿的了，对岸只剩下一棵小白樺樹，嬌嫩而端麗，象一個秀麗的姑娘；河里呢，只有鴨子和小鵝，一點也不象有小舟來往過的